



10973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四

後集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如客舍。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日月流行。如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

我以文章。大塊假我以形。大塊即天地也。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

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謝靈運之弟。曰惠連。吾人詠歌。獨

慚康樂。靈運襲封康樂侯。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

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

依金谷酒數

集昌黎文序

李漢

迂齋云。退之。諸生或為祭文。或為行狀。淺深疎密。居然可見。漢乃其壻也。故為敘云。

文者。貫道之器也。文與道相離不得。道無形。文有迹。故曰。文者。貫道之器。不深

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以上一節。先論文不離道。易繇爻象。春秋

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第二節。論聖經之深於道。秦



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言傑然。却與渾然異矣。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蕩。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

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藁塞。固然莫知也。第四節論後漢晉魏之非道也。

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

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畧叙生長遷徙本末。亦欲見因艱苦而用力益深。

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

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齋音

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鸞鳳躍。鏘然而韶鈞

鳴。日光玉潔。說他温潤明白處。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

道德仁義。炳如也。澤如水有澤。言其歸宿處。洞視萬古。愍惻當世。

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以上形容先生文與道合。時人始而驚。中

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此段四語說盡退之平生

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

不常者矣。

上巳日宴太學詩序

韓退之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者也。四

方無闢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

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舊史貞元四年九月詔正

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寮

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

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

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德宗朝始

置。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

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

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

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醜筭序行。

獻鼎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

愉愉如也。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

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琴造南風之詩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賡之以文王宣父

之操。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子曰。丘得其意。未得其人。有間曰。丘始得其為人矣。黯而黑。頰然長。

擴如望洋。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為此。師襄子避席而對曰。君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優游夷

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迂齋

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謝云

一篇僅

三百三十餘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三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四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只是一句。而水分出四

句。此是不整齊中人之於言也亦然。此是以金石草木引入人上來

有不得已而後言。不其詞也。聲有思。不其哭也。聲有

懷。不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活樂也

者。聲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善下擇其善鳴者而假

之鳴。又生出善字與假字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

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此又以天時引入擇其善

人來。錯綜妙甚

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

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

推原及此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臯

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

自假於韶以鳴。將無作有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

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

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舍自鳴其不幸一句意傳曰。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見鳴字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

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亦自

鳴其不幸滅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謝云以荀卿齊孟子非其倫。滅

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或刑名。或慘刻。或尚兵書。

以啓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遊說之謀。皆叛吾道之正也。皆以其術鳴。秦之興。

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地

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此數語。褒貶相錯。謝云。上四句。一様五字。若第

五句不用九字。文字便庸腐。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

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見前六子是達者。此六句。包括多。其存

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

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語有輕重。從吾游者。李翱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六

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

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前面許多鋪敘。亦兼有此二段意了。抑將窮

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當時必先有此兩句。

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

也奚以悲。此三句。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憚然

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應前謝云。序因送孟東野作。結歸東野本

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送文暢浮屠序

韓退之

東萊云體格好。就他身主說。極妙。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謂文暢問其名。則

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頭兩段起語新。便見主意揚子雲

稱在門墻。則麾之。下段鎖前二段。有見在夷狄。則進之。

謝云喻墨名者。吾取以為法焉。下段便以古人之言引證。大段自在文暢。喜為

文章。謝云文公取文暢。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

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七

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作詩。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

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

道告之者。此昌黎本意處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主意夫文暢

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警策精髓處當自就其師而問

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警策處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又見得文暢是浮屠拘其法

而未入。謝云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承接好

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後應日月星辰之所以行。

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前應

結好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應後說 有聖

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

死者藏。先說至不好事。然後形容聖人好處 是故道莫大於仁義。教莫

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此說聖人之道本原

見儒者有未歷 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承接上文。有力 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

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見得浮屠無根蒂。此句結簡有力

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奇特也 夫鳥俛

而啄。仰而四顧。前應 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

也。猶且不脫焉。最警策處 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

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

自耶。應前。結得最有意。說破有不盡意 此一

聖人之道。則人之類。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滅久矣。與禽獸何異。

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餘意此段結得

如破的。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

也。此二句。昌黎本意。五句說儒者。連下五也字。如余破竹一般。二夫極大。謝云。此二節。是儒者之過。

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此二句。見

黎有意于文暢。謝云。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公年三十四。脫汴京之亂。米居洛。方且求官京師。鬱於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

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辭。今見盤谷序。一節。是形容得意人。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九

一節。是形容閒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終

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

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

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

愿居之。此一節。且說盤谷大體。李愿所居。愿之言曰。托愿之辭。人之稱大

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

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

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拱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

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看他的

形容許多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得意之態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模寫之妙大丈夫之遇知於天

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

命焉。承上不可幸而致也。接下。此一節說得志當世之人窮居而野

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看他形容起居無時。惟適

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

若無憂於其心。分別輕重。妙甚車服不維。刃鋸不加。看他用字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

則行之。承上接下。不斷。此一節說隱居退適之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

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看他形容

許多伺候履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

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看他形容

容三樣

態度各是三樣人。如身親為之。看此狀物之妙。宛轉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方是退之自說。○此節說汲求進之人。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一作可稼可穡。一作可稼可穡。

可盤之泉。可濯可湘。釋文。湘烹也。詩采蘋于湘。以湘之。○可湘。一作而泂。一作可泂。

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今本作殃。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窟。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孫曰。

不祥。魑魅之屬。禁。一作禦。飲且食兮。且。一作則。壽而康。一作既壽而康。無不

足兮。冀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

生以徜徉。楚詞。且徜徉而沔觀。上音常。下音羊。猶徘徊也。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凝滯。論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遠甚。中間以庸夫受直。怠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之。東萊云。句雖少。極有反覆。謝疊山云。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河東薛存義將行。

起句緊切

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

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

職乎。

一篇筋骨

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文老意佳

凡民之

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

得當

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

之。

下的當

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

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

譬得切

以今天下多類此。而

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七

同。如吾民何。

一篇有力

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

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

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

知恐而畏也。審矣。

前關鎖

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

明之說。

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

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

重之以辭。

六一居士集序

蘇子瞻

按歐文六一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

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為六一乎。**東萊云**。此篇曲折最多。起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上面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誇。**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違者信之。眾人疑焉。非此。亦載上不起。

夫言有大而非誇。大說。立意句。達者信之。眾人疑焉。下兩句承

好得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五

也。事見論語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

事見孟子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又喚起。謂文章自有得失喪亡何

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

不亦誇乎。小說。此一節。論言之大處。似誇也。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

懼。孟子之道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

不可加其功。此一截。是表非誇大處。而功實大也。孟子既沒。此下。又以孟子沒後

出事證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

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

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害。蓋不至此也。警策方秦之未得志也。又喚

起以秦禍未慘。重孟子功用之大者。

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

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

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此二段表孟子配禹言之非誇。

太史公

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

此語見太史公本傳。

錯不足

道也。而誼亦為之。余是以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

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學術不出於孔氏。

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

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或庶幾焉。

輕重。此則說韓愈可以配孟子。又入歐陽子可及韓愈。

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

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

呂氏貫前著

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

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

韓愈也。

此則說歐陽子可繼韓愈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

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

仁宗年號

而斯文終有愧於古。

云

回

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

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

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

仁宗年號

號稱多士。歐陽

子之功為多。

歸功於歐陽子

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

能使之。

喚起

歐陽子沒。

與前段孟子沒處共言意

十餘年。士始為新

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

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

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

此一

截見歐陽子之學問而後明

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

棐。

歐公有四子名發。奕。棐。辨。

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

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此四句斷盡文

集所載

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呂云豐

歐陽子諱脩。

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此一截。結斷最為詳盡。更無餘意。

滕王閣序

并詩

王勃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置此閣。時封滕王。故曰滕王閣。咸亨二年。閻伯嶼為洪州牧。大宴于此閣。命其婿為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勃在席最少。受之不辭。都督怒。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而罷。勃字子安。少有逸才。高宗召為博士。因作鬪雞檄文。高宗怒。謂有交媾之漸。乃黜。後到父任所省侍。道過鍾陵。九月九日會此。而作此序。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六

南昌故郡。

洪都新府。

在隆興府

星分翼軫。

以星之分野觀之。南方楚荆州。

之域。翼軫之宿直馬。

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

三江者。荆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五湖者。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丹陽湖在潤州。洞庭湖在鄂州。

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

豐城有劍。

曰。干將。莫耶。其光射牛斗。雷煥得之。張華分其一焉。

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徐孺。字孺子。洪州人。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榻以待之。

雄州霧列。俊彩星馳。

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

望。閻伯嶼為洪州刺史。

蔡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

宇文鈞。新除澧州牧。

道經于此。檐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

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孟浩紫電清霜。王將

軍之武庫。晉王濟。金吾將軍。家君作宰。勃父福。時為交趾令。路出名區。

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

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得仙人之舊館。

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

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

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

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

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作此兩句。問公撫掌。

嘆曰。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

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織歌凝

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

臨川之筆。四美具。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并。賢主嘉賓。窮睇眄於

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上天。下地。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七

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

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懷帝闕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賈誼少有才。文帝謫為長沙太傅。後召

見宣室。前席賈生。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

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賈誼漢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

屬跋之。遂遷以竄梁鴻於海曲。梁鴻善八分書。魏武帝重之。其後為佞臣

所毀。遂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

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

而覺爽。吳隱之酌貪泉。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處涸

轍以猶懼。江之水。不足以活之。北海雖賒。扶搖可接。

北溟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異曰。始雖搖翅回溪。終能奮翼孟嘗高潔。空懷報國

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晉阮籍。時率易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

輒痛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

弱冠。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有懷投筆

慕宗毅之長風

宗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舍簪笏於百齡奉晨

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

謝玄為叔父安所器重玄曰譬如芝蘭玉樹使其生

於庭階耳

接孟氏之芳鄰

孟母三徙為子擇鄰

他日趨庭叨陪鯉對

事見論語

今晨捧袂喜託龍門

龍門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

楊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勃不逢揚得

意之薦世誦相如凌雲之賦而自惜其不遇耳

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

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勃謂苟遇知音奏流水以何愧

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蘭亭王逸少宴集之地梓澤丘墟。梓澤即金

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

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鑿罷歌舞

古文真寶後集卷四

九

羣公

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閑雲潭影日悠悠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四

後集

後集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記類

蘭亭記

此篇叙景感懷。綽有佳致。齋門覽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愚謂當時天色晴朗。非陰晦之象。而山陰林下之氣清而爽者。決非謂清秋也。

王逸少

永和九年

晉穆帝年號

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

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韻語陽秋云。上巳。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祓禊。禊者。潔也。

羣賢畢至。少長咸

集。此截說蘭亭聚會之時。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

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晉束皙傳武帝問三月曲水之

義。晉對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云。羽觴隨波。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

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

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

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已上言蘭亭景物之美。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莊子齊物論
天下莫大於

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蘭亭集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齊彭殤。逸少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二

反謝安之語。指為妄作。殤。未成人而死者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

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

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此一截。極言死生之變。使人觀

此文之終。而意愈無窮也。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自號迂叟。其退居適意於園圃。其樂如此。

司馬君實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

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尙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卷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

醉翁亭記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三

迂齋云。此文一筆揮就。全無斧鑿。又如累疊階級。一層高一層。逐級上去。節脈相生。**陳后山**云。記者。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歐公此記。直記其事。而文出自然。少遊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信矣。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一句包容有之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此一截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

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峯回路

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作亭者

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迂目未說破姓名

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

曰醉翁也。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其樂在山水與

前面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

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

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

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一截說朝暮四時景象。前開說後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總說歸於樂處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

應。僂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此一截說滁人同樂於此

亭之意迂齊云狀物之妙。無以復加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

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誨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此一截說太守與眾賓同遊而醉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

也。下生然而接上○三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

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

截說太守所樂之真近齋曰無此數醉能同其樂醒

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到此方廬陵歐陽修

也

畫錦堂記

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下

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畫錦堂記

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

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

莫能承上句此為文之法也歐陽永叔

行曰文字委曲善於形容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

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

谷先生游憔悴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後為秦相

佩六國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笑曰何前

倨而后恭也嫂謝曰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買臣見棄於其妻。常艾薪樵賣

以給食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汝苦日久待我富貴

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買臣不能

留即一旦高車駟馬旗旌導前而驕卒擁後夾道之

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

走駭汗。羞媿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

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

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韓魏公琦。相州人也。初封衛國公。至和中。

公以武康軍節度。來知相州。歸故鄉也。迂公相人也。

先着此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

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

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回非如窮阨之人。僥

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

耀之也。然則高牙大毒牙者。車輪輻牙也。毒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為

公榮。桓圭。三公所執。袞冕。三公所服。不足為公貴。惟德被

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

垂無窮。此公之志文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

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

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

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

榮。而以為戒。韓公之戒。警。如此。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

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語壯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臣地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喜雨亭記

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涉國政，民生大體，且無一點塵俗氣。

詔云：予聞陳伯修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迂齊云：蟬蛻汗濁之中，蟬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七

蟬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也。

蘇子瞻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解

以志喜之意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

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周公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

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

鼎元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名其子曰僑

如○文字不可無此等句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

志喜之意

予至扶風之明年，

扶風在長安左，即郿地。

始治官舍為亭

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

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

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似春秋書法官吏相與慶於庭。

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

以愈。而吾亭適成。只一句。幹上作亭。接得甚有法。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於

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

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

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

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

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

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截。說得雨

之喜不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

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

日。伊誰之力。此句。已包太守天。子造物太空字民曰。太守。太守不有。

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

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四者既皆

無所歸。則歸之於亭名。此一截。則詠歌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結之。

岳陽樓記

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了斷

遣一轉語。乃知此老曾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

仁宗年號

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滕宗諒。字子京。謫守岳州。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

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

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

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

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

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

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

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

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立

柱

○此一段。狀陰雨景象。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

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

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

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

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樓之變態萬狀。而

人。勝前一様人。要之。是知有已者而已。○后山詩

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繳上不

以物喜。不以已悲。人情所感。不過上面二端。而仁人

則在物。故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按言行錄希文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噫。微斯人。吾誰

與歸。結句有力。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按本傳。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武

拜諫議。不受。耕釣於富春山。今有釣臺。祠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此是一篇及帝握赤

符。漢為火德。中微。光垂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

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此段說光武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十

按言行錄希文

與歸。勢重萬鈞。

批字少辭嚴筆力老健

大綱領

詞法

好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不能臣嚴先

生之

既而動星象

本傳帝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

容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

軒冕

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

此段說先生不肯事光武

之意。而光武必尊之以禮。抑揚便見先生不屈光武。光武不臣先生之意。

兩段並說。畧無在蠱

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上九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

先生以之。

此段援易卦證嚴先生所為。

在屯之初九。陽德

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

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光武以之。

此段援易卦證光武事。引兩卦。天造地設。

蓋先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十一

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

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

結上段意。

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韓歸立祠

仲淹來守是邦。

緣此所立祠。

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

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此一段說處置祠堂久遠之事。

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

謝文正公作此記。李太伯在坐。問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

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明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一字也。

含無限意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東萊曰嘗聞之山谷云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亦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論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乃是醉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州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此二節論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十二

竹之省費及樓之所由建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窅不可具

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此第三節論竹樓之景物公

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締居之勝槩也此第四節論登樓之勝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并幹麗譙

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

取。此第五節論他樓之不足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

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宋太宗朝年號。自翰

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

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

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

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此第六節論竹樓未遽朽且期

後人嗣而葺治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三

待漏院記

王元之

通齊云。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排。然詞嚴義正。可以想見其人。

亦自得體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已上論天道之助。以天比君。以四時之吏比相。聖人不言

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

其教矣。對言。論聖道之助。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

也。此三句繳上二段。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數

也。此一句。包數代相臣。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便見待

意。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以上。

論古者宰相。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

門之右。國朝設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凡宰相來朝者。至此待玉漏之及晨。而後趨于朝。示

勤政也。接上勤字。有工。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

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

撤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

漏之意。此一句。引下一正一反意。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西

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

之。賢人在野。我将進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氣不

和。災青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

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

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

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以上。說正意。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将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

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慆慆。假寐而坐。有待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馬。

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我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

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以上說是知一

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此四句。結復

有無毀無譽。一轉。尤切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

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戒此一樣人。尤有意味棘寺小吏王禹

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末。直記其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迂齋批首尾二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此

關涉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

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

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

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此一幹。尤奇。非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五

五

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迂齋云：結句三

四。凜凜乎秋霜烈日

袁州學記

李泰伯

迂齋云：議論關涉，筆力老健。謝云：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皆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焰。超然不羣。其立論高遠宏六，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十六

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云：為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法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

法或連數城，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法三十

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

闕狀。法字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法以稱上意旨。通

判潁州陳君侁聞而是之。法字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

墜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

材孔良。殿堂門廡黜聖。

烏洛反

丹漆舉以法。

為甃黜聖丹漆舉以

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

故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

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且有日。

盱江李觀諗于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也。

迂

只一句說過便了。

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高古。

秦以山

西廡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

語壯

武夫

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

義焉耳。

此學之廢

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七

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

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

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此學之修。結。有筆力。

今代遭聖神。

爾。索得聖君。

法

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

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

為子死孝。

學之設。蓋為此。文章闢涉世教。萬世不磨滅。

使人有所

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

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得收拾好

義田記

錢公輔

田齊云規模布置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用事親切

范文正公蘇人也。范仲淹字希文謚文正公其先邠州人後徙居蘇州仕仁宗平

生好施與。便說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

之。六箇字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

田。此一節叙義田之由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

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

時其出納馬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

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

者如再嫁之數。省文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

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

無窮仕而家居候代者與馬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

其大較也。此第二節叙義田散給之畧初公之未貴顯也。中嘗有

志於是矣而力不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

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

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

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近齊云此尤人子無以為

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繳歸本身事。好

明活族之義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

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

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

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

近云此事非特使得好。殆亦不可不使。若不使。分明是欠缺他底。於是齊侯以晏子

之觴而觴桓子。剖析得好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尚賢。而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九

桓子服義也。剖析上事有理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

次第也。申此一說尤佳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

遠之賢。孟子曰。又援孟子證文意不斷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于平仲。其規

模遠舉。又疑過之。繳歸本身。第四節。用義事為證嗚呼。世之都三

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

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

也哉。况於施賢乎。照前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

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

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歸

本身上。作兩段對說。證出義田事。宛轉有力。○第五節。論他人所不能為。公之忠義滿朝。

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此三句。擎天手段。若使他人秉筆。且半篇叙文。

正功業矣。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繳上二句。有法。獨高其

義。因以遺於世云。只是記他義田一事。○第六節。畧叙公之大體。表其高誼。

思亭記

陳師道

續無窮之意。見於言外。

古文真寶後集卷五

干

甄其人無名。特標其姓。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

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

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

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序事。○第一節。叙其人來求名亭之由。余以為

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且說思之所始。詳言所思不同。視干戈則思鬪。

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人

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又出一思字。泛論人之所

思。今夫喚起過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

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

名之曰思亭。第二節。論思親。故以名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

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

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第三節。論

親不可忘。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

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

所以作也。四節。論因親易忘而作亭。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

忘乎。因其見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

言也。吾其居乎。曰。木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

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

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

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

其惡以為戒。說作記之意。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

遂為之記。第六節。進步。示勸戒之意。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此篇專歸功於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為亭。第二節。論滁為干戈用武之

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為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外。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此一節。述滁之景。以為亭。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

太祖皇帝

昔日我宋太祖皇帝。功於平定之主也。

嘗以舟師破李

齊後集卷五

三

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滁東門之外。

生捉二將於滁東門之外。前日之滁州如此。所謂用武之地也。

遂以平

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

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

矣。

此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已久。

自唐失其政。

自李唐時。失其政事。

海內分裂。

五代

豪傑並起而爭。

謂後梁朱溫。後唐李存勗。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後周郭威。

與夫劉守光在燕。錢鏐在吳越。王審知在閩。如南唐北漢並起而爭。惟

所在為敵國。何

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

剡削消磨。

剡治削平。消磨殆盡。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

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

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

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

於百年之深也。

此第四節論民生豐樂。

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

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

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

冰雪。刻露青秀。

峭刻呈露。清爽秀麗。

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

真寶後集卷五

三

其民樂其產物之豐而喜與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

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

事之時也。

以上第五節論作亭表豐年之時。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同

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此第六節論宣德意同民樂所以名

亭之意。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